

# 没有王阳明就没有和平县

■陈俊年

没有王阳明就没有和平县。此非虚言，而是史实。500多年前，王阳明巡抚赣粤边境，征战九连三泖，破贼平乱大捷，遂“以地名县”，设县和平（同时奏建福建平和县、江西崇义县，三个县名），意蕴长治久安的宏伟愿景）。也因此时此地，王阳明顿悟出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的传世名句，丰富坚实了阳明心学的理论内核。良知格物，知行合一，倚仗九连群山，其超凡的政治、军事、教育、哲学、文学等思想，得以深入践行与全面升华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造福和平大地，至今为万众景仰。和平因阳明而兴县，阳明因和平更负盛名。因此，叩问相互成因，深探历史渊源，以古观今，鉴照未来，这正是《王阳明与和平史稿》的编著宗旨及出版意义。

28万字的《王阳明与和平史稿》，包含两部分内容：一是详记王阳明设县和平的历史全程，二是细述王阳明巡抚和平的历史事迹。全书史料丰富厚重。敬畏历史，忠实历史。相关典籍诗文，广征博引，甄选严谨，去芜存菁，求真补缺。对阳明文化的挖掘思辨，敢于攻克难点，勇于破解疑点，乐于添薪热点。得益于田野调查和民间采集，书中收入有关王阳明的传说、故事、歌谣，为阳明文化的生成流布，呈现生动亲切的历史佐证。

一直有个梦想，想到广州听偶像刘德华的演唱会，今年终于等到了。

但演唱会的票很难买到，妹妹母子俩多方打听，几经周折，终于抢到了票。那天，妹夫特意定好专车送我们去广州，这么多人帮助自己实现梦想，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妙。

随着全场的倒数，在震撼的音乐响起、聚光灯不停闪烁起来后，舞台屏幕缓缓拉开，刘德华在舞台中央徐徐升起，场内几万人一同兴奋地挥舞着荧光棒，激动地高呼“刘德华”“刘德华”……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，梦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……”我终于在现场听到了偶像的歌声。这歌声，仿佛是从青春岁月飘来的。

迷上刘德华的歌声，是在广州读书那年开始的。

15岁那年，我到广州上学，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，还好，同在广州上学的还有大姐、二姐、二哥及二哥的女朋友即现在的二嫂。每到周末，我都迫不及待地赶去大姐二姐的学校和她们相聚，我们虽在同一座城市上学，但从我校到姐那要坐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。起初是姐姐来接我到他们学校去。待我熟悉环境后，他们才让我独自过去的。周末是快乐的：姐姐带我去东山路边的大排档吃煲仔饭，逛热闹的北京路夜市、繁华的上下九路，新大新、南方大厦、越秀公园、白云山等等，都留下我们的足迹和身影。每个周末，我都乘兴而去，尽兴而归。身体单薄的我，幸亏有哥哥的陪伴，他们是我内心的支撑。有人说“幸福的童年是治愈一生的，而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愈”。我庆幸有个幸福的童年，外出读书又有来自姐姐们的疼爱，正因为这，我喜欢上了广州，当然也喜欢上了当年不时在耳畔飘荡的刘德华的歌声。

舞台中央的刘德华正深情地唱着《谢谢你的爱》，我挥舞着荧光棒也加入其中。

当年，我有一头乌黑的长发，一直扎着马尾。女孩嘛，总喜欢打扮自己，想换一种发式。我喜欢辫子，但我却编不好。刚好，隔壁宿舍的莉莉同学很会编辫子，不知从何时起，莉莉开始帮我编起辫子来。早餐过后，我换好衣服走进莉莉的宿舍，莉莉通常已经在床边的桌子前靠着等我了。待我习惯性地侧身坐在她的床沿后，她拿起梳子，先梳顺头发，然后把头发收拢，分成三等分，我只感到她手指灵巧，速度均匀，一气呵成。莉莉娴熟地编好，最后将辫子在我左肩轻轻放下。莉莉拿镜子给我一照，稚嫩的脸蛋在辫子衬托下增添了几分秀气，文绉绉的莉莉总是这样形

而历代百姓对王文成公的纪念祭拜，写得事无巨细，足见王阳明深得人心。今人写史，当有现代意识。正是坚持唯物史观，全书对王阳明与和平县专题文化的梳理研究，以新视角、新探索，取得了丰硕的新成果。这本新图书，兼有知识性、学术性和可读性，实属难得。

更难得的是，此书四位编著者：杨廷强、林仕梅、凌小芳、杨铭，清一色是土生土长的和平人，真正是够辣够劲的“本地姜”。没有行政指令，没有课题下达，全凭对阳明文化的虔敬与和平山水的眷恋，自动自觉，一头扎入纷繁的编著之中。文章千古事，甘苦寸心知。这三年间，寒来暑往，熬更守夜，个中的艰辛与付出，唯书中鲜有提及，却更令人钦佩。没有报酬，反而倒贴。这群和平文化义工，想大事，干大事，齐心协力，终于干成了大事。其主事者，无疑首席编著者杨廷强。说来也巧，50年前，我和廷强是和平县文艺宣传队队友。廷强任财务兼司鼓，敲击鼓点一如打算盘的精准，打算盘又如击鼓似的带动，所以，大家都喜欢称他为“廷强”。没想到，他用这股劲头，延伸转化为学习研究阳明文化的钻劲和韧劲：首倡并参与创建和平县博物馆、和平县阳明博物馆及和平县王阳明研究会，主编和平文化系列图书，与张兰亭合作长篇历史小说

容我。她喜欢给我编辫子，我也很享受这种被打扮的感觉。编完辫子后，我们拿起书本一同去上课。

那时学建筑专业的学生不多，女同学更少，但我们班有11个女生，至今我还记得她们：来自湖南的春民、海南的莉娜，珠三角周边城市的阿关、雪梨、淑芳、丽梅、姗儿，汕头的英华，何曼和我一样来自客家山区，曹文艳是在广州长大的山西人，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走读的女生，我们把她当作是广州本地人。通常女生都是三三两两结伴同行。有段时间我和莉娜形影不离，平时上课、打饭，出去逛街都一起。莉娜喜欢看书，记得《读者》杂志还是她推介给我的，至今我还保持订阅《读者》的习惯，当时是叫《读者文摘》。莉娜个子虽不高，或许看书多，大方的她气质清雅，据说是我们班男生心中的女神呢。现在想来，我们班上很多女生应该很羡慕与她形影不离的我吧！但没过多久，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情，我俩闹了矛盾，我承认是我小气先不理她的，后来我们就真的不理对方了，从那以后，我再没编过辫子了。为此，我时常懊恼自己，直至今日。

敏感少女时期的友谊有时坚不可摧，有时却像脆弱的玻璃。我常常想起，那时的我们，是多么的简单纯粹，相遇在有歌的年华，相遇在有诗的岁月，一张张清纯的笑脸，一双双清澈的眼睛。

此时，舞台上的刘德华唱着《十七岁》，十七岁，多好的青春时期啊。哥哥陆续毕业后，我选择继续读书深造，我有幸考上了华工。好巧，班上也有一个名字叫莉莉的同学，更为神奇的是，有个同学竟然与我同名，她与春燕几个可是妥妥的学霸。我总是幸运的，广州的德明成了我的义务英语老师，我的英语全凭她的帮助得以顺利过关。当然，来自茂名的传英、廉江的美娟、韶关的江英等同学，无不对娇小的我格外呵护。那时，无论校内校外，我们总是结伴而去。至于我们班的男生，或许是因为他们都坐在我们的后面，极少互动，但我对他们在雨天踢足球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。留存在记忆中的华工三年，零零碎碎，缥缥缈缈，但不时会飘进脑际，就像此时刘德华所唱的“音阶起伏拍子改变，年月变但我没变”那样。

华工不但有图书馆、体育馆，而且宾馆、医院等设施也得一应俱全，故此校区很大。因为每个班没有固定的教室，每门课程上课的教室也不是固定的，所以，大多数学生上完一门课就要赶往下门课的教室去上课。很多人调侃，华工的学生不是在上课就是在上课的路

《王阳明全传》，成为专题研究阳明与和平文化的专家及领军人物，新出的这部著作，更凝结着古稀之年的心血与智慧，尤为可贵！

《王阳明与和平史稿》由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出版。九连山里业余作者的书稿，得到北京的青睐，既说明书稿够质量、有水平，更足见华文社对阳明和平题材的敏感与重视。此书出得端庄大气，封面醒目雅致，装帧考究，图文并茂，印制精良，捧读在手，历史与现代感沉甸甸。华文社倾情用心，出书的时间节点，赶在灵蛇迎春之际，为和平贺年恭添书香气。我身为和平人，也是出版人，却自愧未能策划出版阳明和平图书。由此，更向北京同行遥致敬意、谢意。

王阳明是影响整个世界的圣人，王阳明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华。和平，不仅是中国一个美丽的县名，更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伟大理想和精神家园。做强做优，传承弘扬阳明文化与和平事业，对当地而言，和平是一座阳明文化金矿，富有历史人文资源优势，更有现实发展的压力和动力。做好阳明和平这篇大文章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，当有更大作为。这也是《王阳明与和平史稿》编著出版的宝贵启示。

（转自2025年2月20日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；作者系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）

上。还好，我们住在北区化机系，一条马路把我们和华工主校区隔开了，因为地理位置特殊，我们不但有固定的教室，而且教室与宿舍在同一栋楼，生活学习都非常便利。我们女生住在8楼，那时我们给宿舍门贴了一张和门一样大的刘德华海报，在楼下远望，我们宿舍非常显眼，好像刘德华就站在我们宿舍门口一样。因为那张海报，我们宿舍成了化机系的热门话题，每天我们都在刘德华海报注视下迎送上下课，进进出出。

与校区的宽大相匹配的是校园生活的丰富多彩，浓厚的学习氛围中，到处都洋溢着青春气息。红墙绿瓦的教学楼里，总有端坐的自习生；长长的绿荫大道中，总有匆忙赶路的人群；静静的无名湖边，除了结伴散步的三三两两，当然少不了几对情侣。大学课余时间比较充足且自由，我记得常常与春燕她们打羽毛球、逛五山街，有时我和梁师傅相约晚跑，然后到华工的露天电影院看电影，经典老片《魂断蓝桥》和《飘》就是在那里看的。有时也会和莉娜去华工西区吃西多士，考试前临时抱佛脚，会跑去一号楼课室占座位晚自习……

我永远也忘不了为按时完成毕业设计而挑灯通宵赶图的画面：那晚，宿舍已统一关灯，舍友们都睡了，我把台灯拉到几乎贴近桌面，集聚灯光利于画图的同时也为了不影响舍友们的休息。桌面上，右手边是铅笔和橡皮擦，左手边是丁字尺和三角板，尺子和角板上下左右移动，铅笔不时在舍友们均匀呼吸声中划动，专注的眼神，平静的心情……

也许是对当晚的情景记忆深刻，后来，我时常与那绘图的我相见，有时想象入定，恍惚中，正在画图的女孩还会对我摆摆手：“嗨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”

“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……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……”我在刘德华的《冰雨》中听出了另一层属于我自己的意味。

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寻觅觅，寻找成功与幸福，殊不知，我们寻找的更应该是真实的自己，当然包括我们的青春。在教室中听课的自己，一直被亲人们疼爱的自己，在斗气后懊恼的自己，通宵赶制图纸的自己，在宿舍门口张贴海报的青春，在肩上那条辫子的青春，在看男孩雨中踢球的青春……那属于自己的青春，朦胧而清新，没有狂热，明快流淌。

演唱会继续在继续，歌声如潮起起落落，我望着眼前闪烁的荧光棒，望着歌声中广州的夜空，心中对那个小女孩说，我见到你了，你也在广州听演唱会呢。

# 重阳猪杂宴

■吴永乐

我不爱吃猪杂。但是去年重阳节那天在陈叔家里吃的那顿猪杂宴，至今令人回味。

去年重阳节刚好遇上国庆假期，本我想睡个懒觉，没想到一大早我接到发小阿卫的电话，让我帮忙买一瓶白酒、一些猪杂送去他爸妈家。

我揉着睡意朦胧的眼睛，问：“你自己怎么不回来送呢？你一个消防员忙得跟大领导似的，从市区回来也才一个多小时，又是国庆又是重阳节的，你不回来陪父母吃顿饭？”

电话那头说：“不是我不想，是不敢啊，前几天行动，我的脸被烫伤了，我不想让他们看了担心，谎称要值班待命。”

我一下子睡意全消：“怎么回事？严重吗？”

“倒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医生说十天半个月能好，现在每天早晚要涂药膏。”

于是我按照阿卫说的，买了一瓶牛栏山，一副猪杂（心肺、猪肝、大肠、猪血等各若干），整整四斤多。上午在家带娃，下午五点钟送过去，反正农村晚饭较迟，一般要六点多才烧火做饭。

到了陈叔家门口，隔着门听见陈叔和陈婶在院子里大声争吵。

怎么回事？陈叔夫妇可是远近闻名的恩爱夫妻，我几乎很少听到他们拌嘴，更别提吵架了。

我有点不安地敲开门，问怎么了。

陈叔在一旁抽着烟不说话，陈婶倒是抢着诉苦：“阿乐，你来得正好，你评评理，几家人一起修路，凭什么只占用我家的地？”

我一头雾水。陈叔掐灭烟，向我说明了情况，现在有政策，道路都硬底化了，公家出钱，但是上面有文件规定只负责硬底化部分，路基要自行负责。陈叔家门口的这条路，连着后面还有零散六七户人家，全长五十多米，路基要拓宽，刚好路边一旁是河堤，一旁就是陈叔家的菜地和山地，意味着只能占用陈叔家的地。

“这不是几个平方，而是整整一分多地啊！”陈婶心疼地说。

“那能怎么办？难道路不修了？”陈叔问道。

“不修就不修了，反正几十年也这么过来了！”

“你说不修就不修？你忘了妈妈的拐棍是怎么来的了？”陈叔生气地问道。

陈婶听到这话一下子蔫了，背过头去不再说话。

陈叔的妈，按辈分我叫阿婆，十多年前走在湿滑的黄泥路上摔了一跤，从此离不开拐棍。她前年冬天过世了，但是陈叔把拐棍保留了下来。

见此情景，我不知说什么好，只好打圆场转移话题：“叔、婶，今天是重阳节呢，别伤了和气。阿卫工作忙，有任务，托我带点好东西给你们。”

“那小子工资不高，能买得起什么好东西。”陈叔话虽这么说，但是见到那袋猪杂，瞬间露出微笑的神情。

陈婶也说：“噫，还麻烦你特意送过来。我去倒水给你。”说罢接过猪杂转身进了厨房。

我坐下来陪陈叔聊天，东拉西扯，聊起以前小时候我们一帮小孩经常去偷他家的柿子和葛薯。

“我老早就知道是你们干的。阿卫那个傻小子也跟着一起偷，自家的东西有什么好偷的！想吃就过来拿嘛。那时候生活苦，没什么好吃的，摘几个柿子解解馋，很正常

嘛！对了今天过节，有没有去哪里玩？你们年轻人不是喜欢去爬山吗？”

“没有，在家带小孩呢。叔，你们怎么那么喜欢吃猪杂？阿卫专门嘱托我去买一斤新鲜的猪旺（猪血），说你就爱这一口。”

陈叔听罢哈哈大笑，开始给我讲他爷爷的故事。

陈叔的爷爷是共产党员，1947年被白狗兵通缉，躲在深山里整整一个冬天，缺吃少穿。有一天半夜突然回到老家，瘦得不成人样。家人心疼，可是家里只有半缸酸菜，左邻右里借遍，只在屠夫那里赊来半截猪大肠，赶紧烧火做饭。陈叔爷爷端起番薯饭，就着酸菜炒猪大肠，一连吃了九碗。吃完裹着破棉被倒头就睡，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走了，只说要去江西找部队，后来再也没有回来。

“后来我奶奶经常对我们说，从来没见过有人像爷爷那么能吃的。”

话匣子一旦打开就收不住了，陈叔又给我讲起他爸爸的故事。

陈叔的爸爸是贫农。有一年邻近几个县都遭了严重的灾，粮食不够吃，户户发愁。寒冬腊月，冷得人十根手指生了“萝卜”（冻疮），尤其年关将至，家家惨淡。除夕那天陈叔爸爸去林场送燃料，路上发现草从里躺着一头死去的野猪，身子被吃掉三分之一，肠子流了一地，应该是豺狼干的。陈叔爸爸赶紧跑回大队，通知队长带着几个青年去把野猪抬回来，当场就分成几十份，生产队家家户户分到几斤肉。大家感激陈叔爸爸没有私吞，提出要抱一整条猪大腿留给他。陈叔爸爸没有接受，只拿走了半副心肝肺肠猪杂，回到家里给许久未沾荤腥的家人做了一顿丰盛的猪杂年夜饭。

“我爸呢，后来做过很多好吃的给我们，但是我始终觉得那顿猪杂年夜饭最香。”

这些故事，听起来既遥远，又真实。

我听得入了神。

等回过神来，陈婶已经将饭菜做好了，一盘酸菜炒猪大肠，一盘辣椒爆炒猪肝，猪肺粉肠和猪血旺做成了汤，撒上葱花，飘着几滴油花，香气扑鼻而来。

我说：“所以，你们爱吃猪杂，是有家庭历史的咯！我记得阿卫也爱吃猪杂，特别爱吃铁板猪杂。”

陈叔笑了笑，不置可否：“以前啊，穷，吃猪杂是没办法。但是人啊说也奇怪，现在啥都有得吃了，却偏偏戒不掉那口猪杂了！”

我们都笑了。陈叔打开那瓶牛栏山，邀请我陪他喝几杯。

我没有拒绝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辣喉。赶紧夹了酸菜往嘴里塞，好吃。我又舀了猪血旺吃，鲜甜，再尝尝猪肝，一点也不腥，香得很！

我不禁夸陈婶的厨艺好。陈婶的脸色终于慢慢舒缓过来，露出了笑意，看得出她对自己的厨艺十分自信。后来她对陈叔说：“修路的事，你决定就好了。”

这时我的手机咚的一声响，提示我收到信息。我点开微信一看，是阿卫转来了200元，备注写着“酒菜钱”。

我笑了，点击退回。

然后关闭屏幕，把手机放回口袋。夹起一块猪大肠，爽口弹牙，好吃。

真的，我从未觉得猪杂如此好吃。后来我在别处也吃了几次，却再也没有尝到去年重阳节猪杂宴的好味道。